



# 萧红小说的伦理觉悟

## ——以《呼兰河传》为例

□ 魏兆玲（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江苏 无锡 214037）

**【摘要】**在现代文坛上，萧红作为一个具有自觉女性意识的作家，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意义的小说和散文，但是在当时的文学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女性地位和女性意识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萧红的创作成就被重新审视和评估。无疑她在追求女性地位平等、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是同时期女作家中走的最远的。本文试图从伦理觉悟角度来探讨萧红追求女性解放之路的过程和成就。

**【关键词】**萧红；女性权利；伦理觉悟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次提到伦理道德上的觉醒是政治觉醒的前提。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深受鲁迅等文学先驱的影响，在探索女性精神独立和思想方面身体力行，创作出《生死场》、《呼兰河传》等女性意识强烈的作品。本文尝试从女性权利、男权迫害和女性道路等几个方面来探讨萧红小说的伦理觉悟。

### 一、萧红对女性权利的强烈感知

在萧红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个女性的悲剧。小团圆媳妇则是其中最为悲惨的一个。小团圆媳妇本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少女，可是却被老胡婆婆断定为要“管教一下”，原因则是“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害羞，头一天来到婆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那么高”这些愚昧的理由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可笑至极，但是萧红却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写，反映出萧红从童年时期就已经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权利的认知。在传统观念里，女孩子就应该从小就知道害羞，听话，看大人脸色，而且应该是柔柔弱弱的，这才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习惯。而且这部小说有萧红自传的性质，萧红本身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个子很高，从小就很有主见，而且性格叛逆。所以通过小团圆媳妇这个角色的描写，萧红表现出了自己对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的痛恨。波伏娃曾经说过，女性是被凝视的。而相比而言，对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的描写就更加符合男性的期待与小团圆媳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红的脸，又能干、又温顺，人长得不肥不瘦，不高不矮，说起话来，声音不大不大不小，家里家外的忙活着，抽空还要给奶奶婆婆做一双花朵鞋子。这样的女人被认为是旺家的命。但是即使这么能干懂事的媳妇也照样被男人打。而且大孙

子媳妇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之处，男人打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萧红在描写老胡家的故事时是带着一种讽刺和戏谑的态度来写。在老胡家里，男人是缺席的，但是老胡家的女人及所有的女人自动承担起了监视下一代女性的职责。胡老太太生病了，儿媳妇就给他找跳大神的来跳一跳，远远近近的女人就来学习着荒谬的孝顺。后来小团圆媳妇生病了，照样给她找大神来跳一跳，直至小团圆媳妇被折磨死，他们都不明白他们犯了什么错。

萧红借着一双女童的稚嫩眼睛看到活生生的生命在男权社会里被侮辱、被戕害，而且身在其中的女性并不知道是她们亲手制造了这样的悲剧。她们只知道女性在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的命运就是在仅有的一点生存空间里循规蹈矩的传宗接代。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波伏娃所说的那句话：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硬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所以萧红的一生都是在叛逃这种束缚，追求女性的自由，追求写作的独立，这一切都源于萧红从小就产生的对女性权利的强烈感知和追求。

### 二、男权社会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戕害

个体的愚昧，也许只会带来自身的危机。而群体的愚昧，却总是会招致灾难。

在萧红所处的年代，男尊女卑思想在呼兰这个封闭的小城根深蒂固。在《呼兰河传》里，萧红由于爱情的失败、流离失所的经历，再加上经过两次生育的痛苦，她透过女性的身体上的凌辱看到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精神的戕害。

小团圆媳妇作为一个童养媳，本来身份是低下的。但是她偏偏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身板直直的，走起



路风快的。老胡家认为，小团圆媳妇是用钱买来的，所以无论如何也应该是低声下气才对。于是婆婆每天晚上打她，目的是给她一个下马威。小团圆媳妇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所以拼命的反抗，结果日日挨打，日日哭，硬生生被打出了病。

“反抗”在萧红的小说描述中带有特殊的象征意味。

“反抗”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反抗。在身体上，萧红反抗包办婚姻，为了逃婚，离家出走，终生流浪。在精神上，萧红反抗身边的男性作家包括自己的爱人萧军的歧视和背叛，把写作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虽然这种反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萧红始终追求的是“我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萧红远离政治与阶级斗争文学，用女性特有的笔触去描写个人生活及悲惨的女性命运，去揭露男性人群对女性强加的枷锁。萧红就是在不断的反抗与失败中越来越认清自己的女性价值，也就是为女性写出他们命运的悲剧。早慧的萧红用天赋的笔描绘出了呼兰河小城里发生的种种奇怪的人生悲剧，特别是女性在身体和精神上遭遇到非人的凌辱。

萧红用自传回忆的形式，表达了她对呼兰小城的爱与恨。儿童化的视角透视出了呼兰小城里男男女女的愚昧与可笑。但是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并没有流于一味的浅层的回忆，小说首先从呼兰小城的风俗人情说起，从全知的角度揭示了呼兰小城人的愚昧与不觉醒。然后借儿童的视角慢慢聚焦到呼兰河小城里的女性身上。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穷苦人，生存艰难，良知尚存。但是却不肯放过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

小说又把视角放开，通过全知和儿童的视角反复切换，透视出小团圆婆婆是如何在父权制的规则的毒害下，丧失了良知，用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吞噬了这个年轻女孩子的身体和精神的（包括那些害死小团圆媳妇的帮凶们）。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我也是不愿狠打他的，打的连喊带叫的，我是为他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他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抽了几鞭子……是打昏过去了。”

小团圆媳妇之所以被这样毒打，就是因为她是童养媳，她的身体卖给了老胡家，所以他们就可以随意处置她的身体。做婆婆的打了一只饭碗，也抓过来把小团圆

媳妇打一顿。她丢了一根针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她跌了一个筋斗，把单裤膝盖的地方跌了一个洞，她也抓过来把小团圆媳妇打一顿。总之，她一不顺心，她就觉得她的手就想要打人。当小团圆媳妇说想要回家时，她更觉得怒不可遏。后来小团圆媳妇又被脱光衣服扔进滚烫的大缸里，活活被烫死。

小团圆媳妇就这样被从肉体上到精神上被婆家以教他做人的理由被凌辱。而迫害她的婆婆虽然感觉到会遭到报应，她则觉得“虐待媳妇”，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情。

萧红在小团圆媳妇身上寄寓了她对男权社会吃人规则最深的痛恨。萧红善用白描的手法，善于写风俗人情。在她的笔下，她的家乡人民是如此淳朴，却是如此的愚昧。小团圆的婆婆，跳大神的婆子，还有那些毫无同情的看客们，骇人听闻地残害着小团圆媳妇，却又麻木不仁的遵从着男权社会制定的规则。

萧红在文中写到“据说，那团圆媳妇的灵魂，也来到了东大桥下。说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有人问她哭什么？她说她要回家。”那人若说：“明天，我送你回去”。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若没有人理她，她就一哭，哭到鸡叫天明。

“家”是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原乡，“回家”是萧红一生的渴求，可是在萧红的笔下却描写得那么悲凉和凄惨。萧红正是借小团圆媳妇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宗法制社会男权思想对女性精神和肉体的迫害。

在萧红看来，只有女性觉醒起来，敢于反抗男性社会的规则，敢于追求女性自身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才是走向文明的社会。

### 三、萧红对女性精神独立道路的探索

台湾有位作家说过，说是如果童年时家住村东头，与朝阳一同开始新的一天，而不是住在西边。每天黄昏与夕阳赛跑，那么成年后的心境将是乐观向上的。可是夕阳太美，有蛊惑人心的力量。对于天籁感极强的萧红来说，又格外具有悲凉的意味。

我家的园子是荒凉的。这是萧红对失去了祖父的家的唯一的印象。

在萧红短短的一生中，她经历的苦难对于一般的女性来说，是根本承受不了的。而萧红却在困境中一次次的抓住机会，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文坛上的文学



奇迹，这与萧红对文学的热爱、对生命的热爱、对精神独立生活的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萧红的一生是不断寻找爱，又不断失望的过程，幸好有祖父，让萧红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以外，还有温暖和爱。祖父在后花园给萧红制造了一个自由和爱的童年世界，正是这样的童年世界治愈了萧红的一生，让她有勇气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

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来治愈。萧红在《呼兰河传》中，一步一步的回望童年的温暖和自由，正是祖父的爱和温暖给了她出走半生的勇气。

她在《呼兰河传》里写到：不料除了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我站在街上，不是看什么热闹，不是看那街上的行人车马，而是心里边想：是不是我将来一个人也可以走得很远？那营房的院子大得在我看来太大了，实在是不应该。我们的院子就够大的了，怎么能比我们家的院子更大呢，大得有点不大好看。

萧红在这里描写的外面的世界“不好看”，其实有一些儿童的揶揄的成分在里面，毕竟在以前的小乃莹看来，她家的后花园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当她看到更大的世界时，她生命注定要开始的漫长的寻找过程就悄悄萌芽了。

萧红在家乡看到了被逼疯了的王寡妇，笑呵呵黑乎乎的小团圆媳妇的惨死，倔强而善良的王大姑娘的难产，女性的悲剧，非理性的世界让她决然寻找另外一条路，一条女性解放的路。

当萧红隔着二十年的人生路回望故乡时，已经是遍体鳞伤。所以她在《呼兰传》中写道：漫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她经历了爱人的背叛、战友的非议、生活和战火的摧残，病痛的折磨，呼兰河似乎在她的生命中留下了最后的温情。但是萧红说过：我的野心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地向前，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该多么渺茫！而况送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萧红在去往日本的海轮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个时候的萧红

已经不是小时候躲在祖父怀里撒娇的小乃莹了。她已经渐渐放弃了对男性的幻想，走上了一条职业女作家的道路——通过写作来解放自己，通过写作来表露她对男权社会的痛恨，探索女性的生存道路。

为了这种独立性，为了保有自己写作的空间和自由，她在生活的困苦和精神的寂寞的夹缝中艰难地前行，尽管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选择有诸多令人非议的地方，但是至少在女性道路的探索这条路上她是清醒而决绝的。她的命运是那么卑微，但是在写作中她的生命力又是那么的顽强而有创造力，她在《呼兰河传》中还在向往着那些神奇的经历和曾经的美丽景象。和有二伯一起偷东西；龙王爷打着的灯笼骑到天上去变成了大昂星；早晨的露珠还滴落在花盆架上，黄昏的晚霞，还会变出一匹马，或者一只狗。对于精神世界，对于美好的事物，对于未知世界，对于人与人之间永远的热诚，这是萧红创作的动力，也是她精神永不枯竭的源泉。正是这样的细腻与热诚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作家萧红和萧红世界。用儿童的温情来俯视者芸芸众生的痛苦，用独立女性的叛逆来揭露男权社会的愚昧，用苦难和独立铸就的坚强来反思女性道路的觉醒与可能，这是萧红在《呼兰河传》等系列小说中为女性独立、女性自由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

基金项目：此文为2020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政专题系列论文，项目名称：多学科渗透的高校情感德育研究，项目编号：2020SJB0461

### 【参考文献】

- [1] 石佳. 20世纪80年代萧红及《呼兰河传》研究述论[J]. 沈阳大学学报, 2018(2).
- [2] 树勤, 李岳峰. 女性色彩的潜隐与淡化——论萧红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的连环画改编[J]. 艺术评论, 2019(6).
- [3] 林贤治. 漂泊者萧红[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4] 章伯宁. 萧红印象研究[M].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5] 萧红, 著. 我的野心是做一个自由的人[M].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 【作者简介】

魏兆玲(1977—), 女, 湖北武汉人, 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理论。